

装队伍，也有一部分人被迫逃亡关内。受鲁迅培养关心的青年作家肖军、肖红，就是在日本侵略东北之后，设法逃到上海的。肖军写了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，肖红写了小说《生死场》。鲁迅特为《八月的乡村》作了序说：“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。这《八月的乡村》即是很好的一部，……严肃、紧张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、土地、受难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、高粱、蝥蛄、蚊子，搅成一团，鲜明的在读者眼前展开，显示着一份和全部，现在和未来，死路与活路。”鲁迅还说：“此书当然不容于‘满洲帝国’，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。”<sup>①</sup>当时，不容于“满洲帝国”而逃亡关内参加抗日斗争的知识分子是很多的，有很大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。

## 二、殖民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文艺

### 1 反动的“种族优劣”论

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和强化其殖民统治，在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，宣扬了一套反动的谬论。他们公开宣称：“满洲国”是“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发展”<sup>②</sup>，是“日本国国土的延长”<sup>③</sup>，是“日本国的分身”<sup>④</sup>，是“大陆的日本国”<sup>⑤</sup>。这就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日本帝国

① 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第227—228页。

② 田村敏雄：《满洲与满洲国》，1941年，日本东京有斐阁出版，第6页。

③ 《满洲文化的历史与构造》，东京经济社1943年版：《满洲建国侧面史》第361页。

④ 田村敏雄：《新大陆政策的根本问题》，见《建国教育演说集》第4集，1939年出版。

⑤ 田村敏雄：《满洲建国的文化史上的意义》，伪满洲国教育会编，《建国教育讲演集》第2集。

主义吞并我国东北的政治目的。

既然“满洲国”是“日本国国土的延长”，那么日本殖民主义者就是理所当然的“满洲国”的“主人”了。日本殖民统治者并不隐讳这个问题。伪满国务院首任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说，日本人既是“满洲国”的“领导者”，又是“满洲国”“各族的领导者”。他还具体发挥说：“从满洲国来说，日本人乃是纯粹的满洲国人，可是在满洲国人里，日本人依着自己的意志和希望，成为负责建立这个国家的中心人物。”“在满洲的日本人最应该注意的事，是一方面要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，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满洲国是自己创造的，自己乃是它的最后的负责人。”<sup>①</sup>

而对于中国的劳动群众，日本侵略者公然著文进行诬蔑，胡说“不法、无知、愚昧，是满洲苦力的代名词”，<sup>②</sup>诬蔑中国汉族“是从来只知道有社会而不知道有国家的民族。”<sup>③</sup>反之，却又无耻地宣扬日本民族的“优秀论”，甚至把“大和民族”说成是“天孙人种”（指日本神话里的天照大神的后代），“在世界历史上也无与伦比者”。<sup>④</sup>在谈到文化时，这样一个“天孙人种”当然要远高于中国人了。用日本侵略者自己的话来说，日本是“东方唯一的高文化”，而中国人当然是“低文化”。<sup>⑤</sup>伪满喉舌之一的《旬报》说得干脆：“所谓日满文化交流”，“就是移入日本文化”。<sup>⑥</sup>

根据这种反动的民族优劣论，日本帝国主义认为，治理中国东北的最好办法，是推行日本人当家做主的“异民族统治”。<sup>⑦</sup>在

① 星野直树著：《教育之再认识》，1940年出版，第14页。

② 满铁调查部《满洲矿山劳动概况调查报告》，第217页。

③ 小关己太郎著：《满洲国论》，大同印书馆，1943年版，第167页。

④ 德富正敬著：《满洲建国读本》，1940年版第2—3页。

⑤ 春上行夫著：《满洲的文化》，1943年版第42页。

⑥ 伪满《旬报》1941年4月1日版第19页。

⑦ 《满洲文化的历史与构造》，日本经济出版社出版：《满洲建国侧面史》，1943年版，第361页。

文化方面，也要以日本的“大和民族”文化为主，就是说，伪满文化的发展，应由日本的殖民文化起决定性的作用，中国民族文化根本没有存在的位置。

一九四〇年出版的《满洲建国读本》说：“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，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，建设新的大陆文化。”<sup>①</sup> 这意思就是说，东北文化的中心应该由日本帝国主义者主宰。一本鼓吹殖民主义文化的书说得就更露骨了：“新满洲国的文化的真髓，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。换句话说，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。”<sup>②</sup> 日本帝国主义搞这一套的最终目的，是妄图用日本的殖民主义文化奴役驯服中国人民。要是用伪满帝国主义者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使原有居民的民心皇道顺化。”<sup>③</sup> 总之，日本侵略者在野蛮摧残中国民族思想文化的同时，还积极推行民族沙文主义的特权文化，贩卖“种族优劣”论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，用以巩固其对东北的殖民统治。

## 2 为殖民侵略服务的社会科学

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东北的过程中，曾经利用“满铁调查部”对我国，特别是东北作过极为广泛的“调查”活动。“满铁调查部”成立于“满铁”创立的同时，即一九〇六年，它对我国，特别是东北地区所作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风俗、民情等方面的“调查”，为制造“九·一八”事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和材料。“满铁调查部”和关东军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后，密切配合，在制定侵略政策、炮制行动方案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

① 德富正敏著：《满洲建国读本》1940年版第235页。

② 田村敏雄著：《满洲建国在文化史上的意义》，1940年版第42页。

③ 喜多一雄著：《满洲开拓论》自序，日本东京明文堂，1944年版，第1页。

用。

一九三二年，“满铁调查部”改组为“经济调查会”，把工作的重点由全面调查、为军事侵略服务，转为以经济掠夺为主，故“经济调查会”成了关东军的经济参谋部和制定伪满政治经济政策、计划的大本营。一九三七年，“满铁调查部”再度恢复，不仅继续在东北从事情报的“调查”活动，更随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关内扩张，在华北、华中、内蒙等地从事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情况的“调查”，以图最后完成吞并中国大陆的日本基本国策。

除“满铁调查部”外，在日伪统治下，各种名目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哲学、宗教、史学等机构很多。这些机构和组织都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工具。一九三三年出笼的“满日文化协会”，总裁溥仪，会长郑孝胥，副会长日本代表冈部长景（贵族院议员）。这个协会是伪满比较早的一种为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效力的机构。一九三一年九月，在大连建立的伪“辽东学会”，后来发展成为“满洲学会”，这是专从史学、考古、民俗等方面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机构。一九三七年成立的“满洲史学会”，出版《满洲史学》杂志，专以歪曲东北历史为能事。一九三四年成立的“法曹会”、一九三九年成立的伪“满洲法制恳谈会”、一九四一年成立的伪“满洲法理研究会”（第一任会长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）等等，都是从事殖民统治的法律与法制“学术”活动机构，是专门研究对中国人民进行镇压的法制组织。这种机构之多，正说明日本侵略者的狡猾与阴险，他们企图用各种手段，包括利用法治来巧妙地奴役、压榨东北人民。一九四〇年，伪“满洲国语研究会”宣告成立，这是妄图用日语同化中国人的机构。一九四二年建立的伪“满洲心理学会”，其研究活动，也是为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中国人进行心理战而服务的。一九四二年建立的“满洲民族学会”，更是在所谓“民族协和”的旗帜下，“研究”日

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策略的。此外，在日本大量向我国东北进行移民的情况下，为满足需要，又于一九四一年建立了“开拓文化会”，以求推进其移民侵略。

除上述种种打着“学术”招牌的团体和进行所谓“调查”的情报机构外，日伪政权机关也积极从事殖民理论的炮制活动。伪“弘报处”、伪“民生部”乃至伪“中央银行”等政治、经济机关，都在制造种种殖民舆论。伪“建国大学”设有所谓“研究院”，由“建大”副总长的日本人任院长，那里是炮制种种殖民主义理论的中心之一。这些机构和组织，或者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、侵略我国华北和全中国，提供“情报”和材料，或者编造颠倒黑白的伪说，混淆世人耳目，愚弄不明细情的人们。

在伪“满洲国”这个“独立的新国家”出笼之后，日本殖民主义者炮制了大量的歪曲历史的“理论”，为其殖民统治辩护。一是用“独立新国家”，掩盖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的傀儡性实质；二是用“王道乐土”、“五族共和”，来掩盖日本关东军用刺刀进行统治的血腥事实；三是用“日满不可分的关系”，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东北制造历史的与政治的根据。

为了达到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政治目的，篡改、编造、歪曲历史，成为伪满理论宣传活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日本法西斯御用“史学家”、“学者”和局限于资产阶级治学态度的人们，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书。日本资产阶级史学“权威”白鸟库吉，曾编写过几本关于“满洲历史地理”的著述，胡说东北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而是满、汉、蒙三个民族“争霸”的地方。他的这一荒谬论点，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把东北和中国关内分离开来的主要根据之一。伪“满洲国”成立后，白鸟库吉又多次著文鼓吹“满洲”是“独立国家”。日本另一个史学“权威”稻叶君山，曾著《满洲发达史》、《满洲国史通论》等书，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立

起来，认为中国除明朝外，没有一个朝代的边境越过开原（现属辽宁省）以北。还诡辩说，汉民族是东北的“客人”，而不是“主人”。<sup>①</sup> 资产阶级史学另一“权威”矢野仁一，把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——东北，说成是“满蒙人的住址”，诬蔑汉族是“强入”者，胡说东北的历史就是“满蒙人驱逐汉族”，维护其“住地”的历史。<sup>②</sup>

在伪满各种机构从事社会科学活动的某些日本殖民主义者，也多方制造舆论，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辩解。在伪满国务院充任决策官吏的半田敏治、田村敏雄，在张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伪说上，特别强调了“日满不可分”的论点。就是说把东北从中国的历史里割离出来，然后又把东北加到日本的历史里面去，证明东北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，以制造日本吞并东北的根据。

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，“日满不可分”的理论更是甚嚣尘上。鹭田成尾受伪治安部委托而写成的《满洲国史概说》，从日本殖民主义步步吞并东北的政策出发，重复武部六藏、半田敏治、田村敏雄的论点，提出说“满洲国”不是清朝的“复活”，“满洲国的独立是在日本的力量支持下取得的，日本的发展又以满洲国为生命线。”甚至颠倒是非地胡说什么，“满洲国”的出现，是从中国“半殖民地”统治下的“独立”。<sup>③</sup> 《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》一书，在鼓吹“日满不可分的关系”的时候，竟然编出了三个所谓的“理由”，一是“古来”日“满”就有关系；二是日俄战争的时期，日本为东北作出了“牺牲”，三是日本为开发满蒙付出了“苦心和投资”。<sup>④</sup> 总之，都是重复“侵略有

① 参见稻叶君山著：《满洲发达史》，日本评论社1935年版。

② 参见矢野仁一著：《满洲国历史》，日本目黑书店1940年版。

③ 参见《满洲国史概说》，伪新京满洲国警察协会发行，1942年出版。

④ 须乡佚太郎著：《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》，东京拓文堂书店，1938年版。

理”的反动逻辑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伪满时期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也有部分人坚持科学态度，从事严肃认真的研究工作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他们的研究成果，虽没有明确地、直接地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，但还是力图比较真实地反映客观情况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这些当然不被日本法西斯所允许，一些人因此而受到残酷迫害。“满铁调查部”就在太平洋战争最紧张的时期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，一些左翼文化人被逮捕监禁。

### 3 “国策文艺”

伪满的文学艺术，是官办文艺，殖民地文艺。

这种文艺渊源于关东州。通过日俄战争，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中夺得我国的辽东半岛，以此做为侵占东北的桥头堡。在这里不仅有策划军事侵略的种种阴谋，也滋长起殖民主义文艺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搞殖民文艺的这群文人不断北进。一九三四年他们筹建了“满洲笔会”。一九三七年，在“七·七”事变之后，又建立起“满洲文话会”，会员已达四百多人。三十年代中期，日本国内浪漫派成员以及受殖民侵略思想影响的一些人，也来到“满洲国”，使伪满殖民文艺的力量很快膨胀起来。一九四一年伪总务厅弘报处发布《艺文指导纲要》，使殖民文艺的发展有了具体纲领。

伪满的这种殖民文艺，从歪曲历史，到装扮现实，用尽了一切卑劣的手段。小说《建国列传》、《晨曦的满洲》都是美化日本制造傀儡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代表性作品。小说《嫩江祭》把日本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的奴役，描写成了和乐融融的“民族协和”场景。

美化侵略我国东北的急先锋——关东军和鼓吹侵略战争，也是伪满殖民文艺的重要主题。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罪犯们，被一一戴上了英雄的桂冠。小说《奉天城附近》，把关东军铁蹄践踏我国东北的丑史，描绘成“皇军光荣”的战斗历程。剧本《鹤越分队》，是一个关东军报道员写成的一部美化日本侵略行径的作品。《保卫北方》把在东北横冲直撞的关东军，描绘成是一支保卫“大日本”的顽旅。

在狂热鼓吹侵略战争的作品里，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恶毒的咒骂。伪满流行的歌曲《讨匪行》，黑白颠倒，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东北抗日联军，公然诬蔑中华民族的斗士为“匪”。在伪满统治时期，以“剿匪”为主题的作品曾嚣张一时。

伪满统治后期，在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、为垂死挣扎而加紧掠夺战略资源的情势下，关东军又驱使大批日伪文艺人员到工农各经济部门做“报道员”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制造舆论。一个日本作者在描写我国东北无边无尽的煤炭资源时，公然宣称：“煤矿的命运，由日本人的生活态度来主宰。”并露骨地煽动说：“青年啊，作野心家吧！”<sup>①</sup>为满足日伪统治当局对东北粮食的贪欲，有的小说竟要东北农民拚死拚活干。有的作品，甚至提出不让中国农民吃粮食，只靠吃土豆生活。这段文字写道：“绥化的合作社<sup>②</sup>奖励以土豆作农民的主食。为了充分回答国家的要求，至为迫切的是把农民一向作为自己口粮的高粱、小米、苞米换掉。否则，就不能充分报答国家”。<sup>③</sup>

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伪满洲国时，曾蒙骗无辜的日本老百姓从日本迁居到我国东北。在伪满殖民文艺中，对这种侵华殖民活

① 《扎赉炭矿记》载伪满《艺文》(日文)杂志1944年8月号。

② 日本殖民主义者办的一种掠夺中国农业的组织。

③ 《绥化之旅》，载伪满《满洲文化通信》(日文)杂志，1943年8月号。



动，大加美化，出现了所谓“开拓文学”。有的作家竟然把第一次移至我国黑龙江省的武装移民，称作为“创造光辉的人们”，以欺骗和蛊惑感受开拓政策所驱使的日本人民。小说《太阳兵营》，鼓吹日本人到中国东北扩大地盘。“开拓文学”还给最早推行武装移民的日本法西斯军人东宫铁男树碑立传，明明是侵华的急先锋，却被说成是“兴亚的先觉者”。《圣铎部队》是鼓动日本青少年到中国东北来开拓，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命。这种“开拓文艺”或叫“大陆文艺”，不仅泛滥于伪满，同时，也泛滥于日本国内。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叛徒林房雄曾以《青年之国》为日本移民中国东北大肆进行鼓噪。

#### 4 “满映”

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把电影视为执行“国策”、“向满洲国及中国普及日本情况乃至日本精神”<sup>①</sup>的重要工具。满铁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已经开始在我国东北拍摄电影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关东军、伪满弘报处也积极拍摄电影。到了一九三七年“满映”建立后，马上派出摄制人员，随着侵略军到察哈尔和华北各地，搞鼓噪侵华的“新闻片”。一九四一年，满映的制片厂房大体告成。为满足当时政治上的需要，“满映”加强了工作部署，把摄制影片分为“启民电影”、“时事电影”、“娱民电影”三类。

所谓“启民电影”，也称“文化电影”，是作为伪国家宣传的一种手段，主要是从事记录影片的摄制，向日本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，向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人民制造“跃进满洲”的假相。这类影片有的是和关东军报道队一起摄制的。如《北方的部队》、《胜

<sup>①</sup> 久永岩穗著：《满洲国文化电影的现在和将来》，《满洲行政》杂志 1938年12月号。

利的雪》等，都是炫耀关东军武力的。此外，还有《我是满洲国民》、《开拓团之春》等，鼓吹“日满一体”和向中国移民等。到一九四四年，这一类“启民”影片已经搞了四、五十部。

所谓“时事电影”，也就是新闻片，日语的有“满映通讯”，汉语的有“满映时报”，以一周或十天的间隔，快速报道日伪现状，配合形势进行形象宣传。

所谓“娱民电影”，就是故事片。大体可分两类。一种是利用黄色猥亵的内容毒害中国人民，如《密月列车》、《知心曲》、《龙争虎斗》、《王麻子膏药》、《高贵春梦》、《镜花水月》、《血溅芙蓉》、《燕青与李师师》、《白马剑客》、《百花亭》、《情海航程》之类。另一种则是赤裸裸地充斥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内容的影片。如《壮志冲天》，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的侵略史涂脂抹粉；《东游记》丑化中国人，宣扬日本腐朽的资本主义文明；《黎明曙光》、《白兰之歌》，则竭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，其中把参加侵华的日本军人头目与日本参事官等都描绘成为所谓为“满洲新国家”立下功绩的人物；《魂的外交》，为侵朝、侵华、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树碑立传；《风雪之春》，鼓吹在“协和会”领导之下，努力“增产”，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### 三、殖民教育

#### 1 愚民政策

日本帝国主义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，以造成文化落后的现象，也表现在它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上。